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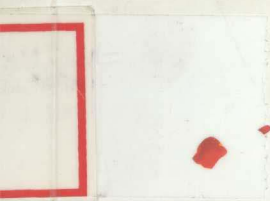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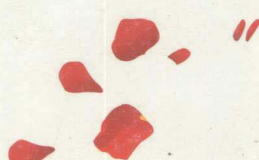


本年度最寒彻骨髓的家庭悲欢离合



# 婆婆， 请把幸福 还给我

围城小新/著



# 婆婆，请把幸福还给我

围城小新/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婆婆,请把幸福还给我/围城小新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 9

ISBN 978-7-80220-571-0

I. 婆… II. 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1479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 女性言情**

作 者:围城小新

选题策划:博集天卷

策划编辑:晓 晓

版式设计:李 洁

**婆婆,请把幸福还给我**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刘晓雪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571-0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目录 *contents*



|                |
|----------------|
| 下马威 / 001      |
| 争风吃醋 / 026     |
| 话说彩礼 / 038     |
| 房子问题 / 049     |
| 女儿，媳妇 / 058    |
| 我的房子谁做主 / 065  |
| 我儿子的钱 / 072    |
| 手机只是开始 / 087   |
| 五千元的家底 / 094   |
| 就这样嫁了 / 107    |
| 婆媳过招 / 119     |
|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 130 |
| 换房子 / 146      |
| 大姑小霞 / 169     |
| 谎言 / 191       |
| 这就是生活 / 224    |

婆婆·请把幸福还给我

## 下马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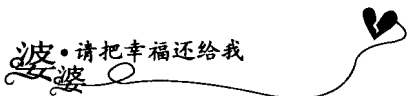
“啊！”董小利大叫一声，满脸顿做惊愕状，扭过头看看一脸莫名其妙的我，难掩几分尴尬地重新把目光聚焦在电视银幕上。

此刻，黑漆漆的屋子里只有电视机闪着荧荧亮光，一阵阵鬼魅的声音不断飘荡出来，让这夜显得越发的寂静空幻。

这是董小利第三次盛情邀请我看恐怖片了——这回是《午夜凶铃》！

前两次，他打着“最刺激、最恐怖、最诱人”的名号，给我连续放了两部港剧僵尸恐怖片，结果，我的平静表现让他懊恼了好久。在深刻反思了自己的反恐指数，并征询了多方意见后，痛定思痛，他决定重拳出击，把他自己看完都吓得浑身打冷战的《午夜凶铃》搬了出来。

“啊！”配合着电视里越来越瘆人的镜头，董小利



又极其夸张地惨叫一声，扭头看看仍然面无表情的我，愣了两秒钟，然后，一头扎进了我怀里。

看看吧，就这点儿出息，他本来是想借看恐怖片吓唬我一下，让俺主动投怀送抱一回，没想到，这老套掉牙的把戏在俺韩敏这里，根本行不通。

“小敏，你就不能配合我一次？”董小利满眼失意外带几分无奈。

“配合什么？”我假装无知，忍着肚子里笑出内伤的危险，看他怎么把这连哄带骗的小把戏进行下去。

他望了望无可救药不解风情的我，脸上浮现出几分似有若无的坏笑，然后，猛地伸出手，开始满屋子追着我挠我的痒，嘻嘻哈哈中，我俩笑倒在床上……

我叫韩敏，一个普通的北京女孩，今年二十八岁了，性格温和，家境不错，在外企工作，算是所谓的白领一族吧。和董小利恋爱四年半了，虽然也有磕磕碰碰，免不了吵吵闹闹，但日子过得还算甜蜜。难得的是，恋爱的温度一直保持得恰到好处，我俩总像是处在热恋中的一对，着实羡慕旁人。可是，说不清是哪儿的问题，我们就是一直因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原因结不了婚。说实话，我有些着急，眼看就奔三了，还是单身，爸妈也像得了心病似的，天天催我，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好像我这样继续单下去，就给他们脸上抹了多大黑似的。

我已经好多次拐弯抹角地问过董小利了，咱什么时候结婚啊。他每次都特为难似地说，会结的，会结的，宝贝，时候还不到，等等啊，再等等。

天，我四年前听到的就是这话，如今，四年过去了，还告诉我时候不到，难不成要等到我五十岁才结婚啊。再说了，俩人感情这么好，一天到晚甜甜蜜蜜的能腻死人，干吗老耗着不结婚啊！虽说

就是那么一张证的事，不过，女人嘛，有那么张证心里还是会更踏实一些。而且，这女人的年龄可是最禁不起耽误的，眼看着眼角都隐隐约有皱纹了，我实在沉不住气了，准备逼婚。

今年过年时，他又假情假意地邀请我去他老家过年。我这次满口答应下来：“好啊好啊，我正想去看看叔叔阿姨呢。”

一听这话，他好像被吓住了一样：“啊？你，你去我们家啊？你不陪你爸妈过年了吗？”看看，这是真心邀请我去他们家的样子吗？听完这话，看着他惊讶的表情，说实话，我很生气，很憋闷，很不是滋味。可是，男人大半都是害怕结婚的，这事儿得多宽容一些，但不能纵容着。至少，得想办法让他确定什么时候，最好是能尽快迎娶本姑娘进门才好。很多姐妹都曾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纷纷给我支招献计，什么欲擒故纵啊，奉子成婚啦……不过，我想，通过他父母给他点儿压力，我们里应外合，应该更好吧。

“今年去你家吧，说了那么多次，都没去看过叔叔阿姨，显得咱们做小辈的多没礼貌啊！再说了，想必你爸妈也想见见我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了吧？呵呵。”我缠着他，一脸的真挚可爱。见不到他爸妈，结婚的事，永远都提不上日程的，今年，一定要跟他回家。

“你看，我都没告诉我家里说你要去，我们都没有准备。”他扒拉开我抱着他胳膊的手，极不情愿地说。

“准备什么？我又不是外人！咱该咋过年咋过年，我没那么多事儿！”他老家在河北承德的一个山沟里，我对于他们家的印象都源自他的描述和他带来的照片，那应该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北方农村吧。电视里见多了，心里早就有数，不需要准备什么——至少我不会跑到那里故作矫情地大叫：“啊，你家怎么是这样的啊？怎么这么穷啊？怎么这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自从决定跟董小利好那天起，我就对自己要嫁的这个人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包括对他的一切，比如家庭。



只要我认可这个男人，只要这个男人一心一意对我好，别的，都不重要。虽说爱情至上听起来有些虚，不过，没有爱情的婚姻，让我想想都可怕。对董小利，我有信心；对爱情，我有信心；对未来，我充满期待。

在我软磨硬泡了一个月后，董小利终于不情不愿地答应带我回家了。我很奇怪我俩感情这么好，他干吗这么推三阻四地不愿带我回家？虽说我算不上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之貌，可无论用何种苛刻的眼光来挑剔，咱这张脸也不至于见不得公婆面儿吧。也许，他是怕我们一见面就联手逼婚，怕自己腹背受敌才不愿我去他们家的吧。嘿嘿，那我还非去不可了。

我跑遍了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商场，大包小裹地准备着带给他爸妈的礼物。听说我要去他们家过年，八十多岁的奶奶跟前跑后地提醒我：“到了人家那儿，要懂规矩。见了什么人都要打招呼，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别咋咋呼呼的。第一次去他们家，咱们不进厨房，一定记住了！第一次登门不能显得太低下，该端的架子也要端端的。”爸妈也一个劲儿地叮嘱，要有礼貌，要懂规矩……

我都二十八了耶，怎么还把我当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呢？“嗯嗯，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做好的，不会给你们丢人的，就我，从小到大，到哪儿也没让人挑过理啊！你们就放心吧。”说实话，上了岁数的老人确实挺能叨唠的。

颠簸了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终于到了承德，一路上，他一直都歪着头呼呼大睡。而我，一点睡意都没有，不断地想象见到他爸妈后，我该做什么说什么，怎么讨老人家欢心，让老两口赶紧督促着他们家宝贝儿子把我迎娶进门。

在他以往的描述中，我知道他妈妈是个高中生，在他们老家，像他妈妈那把年纪的，高中文化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么说来，他妈



妈应该是个比较有文化有修养的农村妇女，应该挺好相处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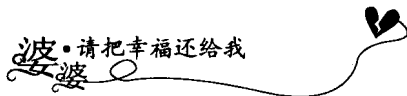
我对于董小利爸爸的印象十分模糊，他对于他爸的描述很多，但是我总是越听越糊涂。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爸爸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大企业的 CEO，或者哪个大学的教授。他爸手很巧，什么都会，只要是北京市玩具店卖的东西，他爸都能做出来。不仅如此，他爸爸还是最好的厨师，我们这些年去过的那些饭店，那里最好的厨师和他爸的手艺比起来，都差得老远。而且，他爸爸还是一个哲人，虽然久居农村，也没有工作，但是对外面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认识却是非常深刻有见地的，而且总会很多问题提出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他描述过他爸爸说过的一些话，简直和李嘉诚或柳传志说的一模一样。

说实在的，我心里认定他绝对是在吹牛的，但是，一个孩子热爱并崇拜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呢？每次他给我描绘他爸爸的伟岸形象时，我总是微笑着认真倾听。也许，听来的一切都是在事实上加上了语言的艺术加工，虽然夸张，但是本质也许是真的。对他爸爸的形象，我是既模糊又好奇。

在承德下车后，又倒了四回车，围着山区绕啊绕，直到傍晚，才终于停到了一个四下都是冬季萧瑟的旷野的地方。他长出了一口气，推了一把四处乱望的我，提醒说该下车了。

“我们家就在前面那个村子里，汽车只能到这儿。咱们得走回去了。”我望着地上大大小小的包，再望望他手指的那个远远的村庄，盘算着这段路到底有多远，得走多长时间。这一地的东西啊，我的妈，难不成要拎着这么死沉的东西开始 11 路吗？

“一里地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他好像猜懂了我的心思，“我们都是这样走的……嗯，我看咱俩怎么安排一下……这样，”他把三个轻点的包和两个装得满满的购物袋递给我，把剩下的几个又沉又重的包扛起来，“你拎轻一点的，这些我拿着。走吧！”说完，就甩



开大步往前冲。

我拖拉着剩下的包，赶紧叫住他：“喂，老公，咱们这么走多累啊。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家里接一下吧！”

他停下来，笑着说：“给谁打电话啊？我爸妈岁数都大了，腿脚不方便，再说这么晚了，我可不放心他们骑着自行车来接咱们。我们家倒是有辆毛驴车，就这点东西，不值当弄辆车来拉，套车挺费劲的呢。”说着，他又扛着包走回来，拉着我胳膊说，“我每年都是走回去的。不累，一会儿就到了。快走吧，一会儿天晚了，这里可有狼啊！”

“啊！狼？！”我吓得一下跳了起来，抓紧他胳膊，“这里有狼？你骗我的吧？”

他哈哈大笑起来，拉着我的手，又拎起地上一个袋子：“走吧，一会儿就到了，正好锻炼一下身体呢，省得花钱跑健身房了。”

就这样，我气喘吁吁连背带扛地弄着这几个袋子跟在他身后，满头大汗地跟着他在村子里拐来拐去。

我累得心脏都开始不规则跳动了，两条腿像灌满了铅。身上的汗都快浸透衣服了，反正，早上认认真真的妆肯定是被我一次次擦汗弄花了。“哎呀，什么时候到啊？快到了吧？”这是我第五次问了。

“到了，到了。”他终于停下来了。眼前是一个竹子做成的栅栏门，稀稀拉拉地透着屋里的亮光。院子里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倒是隐约看到一头毛驴拴在院子靠近门的一角。

“爸，妈，我回来啦！”董小利放下背上的几个包，冲着院子扯开嗓门喊。不一会儿，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急急忙忙冲出来开了门：“可回来了！喂，他爹，孩子回来了！”说完，接过董小利的包，就拎着往屋里走，好像压根儿就没注意到她儿子身边站着我这个大活人！我一边努力想着怎么赶紧和她打个招呼，一边拎着几个包跟在后面，可是，他妈妈不停地说话，我根本就插不进嘴。“怎么这么晚

哪，不是说一大早就坐上车了吗？我和你爸爸刚刚还念叨你呢！”董小利接过我手里的两个包，拉着我的手，紧紧跟在他妈妈身后。

掀开厚厚的蓝布门帘，终于站在热乎乎的屋里了。我放下包，四下一看，屋子里有点暗，电灯泡的度数应该很低，屋子里充满了暗黄的光。脚下是水泥地面，屋子角上是一个煤气炉，墙壁泛着黑糊糊的印记，屋中间，放着一张摆满了菜的桌子。

“哎呀，你怎么拎这么多东西，我看看，这手都勒出印来了。你看看这满头汗。”他妈妈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抻过旁边墙上搭着的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无比心疼地给她儿子擦着汗，“不是说了吗，家里什么东西都有，不用买。再说，北京东西那么贵，何苦花这冤枉钱？每回你都不听，带着这么多东西，路上坐车倒车的多不方便！”董小利嘻嘻笑着，拉过我说：“韩敏，这是我妈。”我赶紧微笑着低头：“阿姨好。”他又转头对他妈说：“妈，这就是韩敏。”

“哦。”他妈妈不咸不淡地答应了一声，“你们坐吧，我去热一下菜。”说完，扭身进了厨房。我一身的热汗现在终于凉下来了，浑身打了个激灵。

路上，自己臆想了千遍万遍的见面情形，比如，他妈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哎呀，我儿子找了这么好的一个闺女啊，啧啧，我真是喜欢哪。”或者，把我搂在怀里，嘘寒问暖地说：“你看看，来就来吧，带这么多东西干吗呀？累坏了吧？闺女，饿了吧？我这就给你做饭去。想吃点什么啊？”或者，他爸爸满含微笑地望着我，一脸的满意和赞许……而我呢，则乖乖巧巧地满口叔叔阿姨，说些贴心的哄他们高兴的话……

幻想一下子破灭了，原来，人在幻想破灭之后，是如此沮丧啊。我使劲摇摇头，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了，现实摆在眼前，怎么办？心里感觉怎么这么别扭呢。

他妈妈这种态度算什么，是他家就这样的待客方式呢，还是故



意冷淡我？来他们家之前，他可是告诉过家里的，要带我回来过年。而且，我还和他妈妈通了电话。可是，见面的情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虽然，我和他妈妈的沟通仅仅就是每年屈指可数的几个电话，每次说不到十分钟，不过，从电话里看，他妈妈还是很亲切很热情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一见面，感觉就这么不对味呢？

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多心，这样不好。董小利以前经常说我，挺不错的一个女孩，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小心眼儿，爱多心。而且，脾气特没准，特感性，说风就是雨。他总是这样说，一遍又一遍，我也就慢慢认为，可能自己真的挺爱多心的。

我正胡思乱想着，董小利已经坐在桌子旁了，他伸手捏起一个鸡腿，抬头对我说：“小敏，快坐下，尝尝我妈做的菜，老好吃啦。”我坐在他身边，笑着戳他脑门：“这一路摸摸这，碰碰那，来回拎包，手多脏啊，你就下手捏，那不有筷子吗？快去洗洗手再吃饭。”这时，他妈妈端着一盘炒酸菜过来：“洗什么手？我们这儿没那么多穷讲究。我们家这仨孩子，从小到大都是饿了下手就抓着吃，大小伙子嘛，这样吃饭才叫香。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真没想到，我一句话惹来这么多事。他妈妈用眼神瞟了我一眼：“还有小利最爱喝的一个汤，我这就端过来，咱们吃饭了。小利，看看你爸在那屋收拾什么呢。”说完，就又转身进了厨房。

董小利拿着鸡腿给我，我摇摇头，他瞪着俩大眼问我：“怎么了？”我望着自己脏兮兮的手轻轻叹口气：“没事，就是被风噎了一下。”

“又小心眼儿了不是？”他搂住我的脖子，摇晃着哄我，“好好，我这就听老婆大人的，去洗手。不过，说实在的，我们家这块儿真没那么多穷讲究，很原生态，很自然很淳朴的生活方式呢！你看城市里那些人得这个病那个病，我们这儿就没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病，就是因为生活方式比较自然。人啊，不能活得太累，太累就容易出

问题，呵呵。”说着拉起我的手就站了起来，“走，我领你去洗手。”

我甩开他的手，慢腾腾站起来，嘟囔着：“讲卫生怎么成毛病了——”

“讲卫生？”他妈妈端着一个大铝盆从厨房里闪过身，“其实城里人最不讲卫生了。把厕所修在屋里，方便倒是方便，要不挨着客厅，要不挨着卧室，想想都脏。农村人生活自然，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原生态，最健康了！你看一到放假过节，有多少城里人往农村跑啊！”我努努嘴，低着头嘿嘿笑了一下。

他妈妈见董小利拉着我手往厨房走，疑惑地问：“干吗去，让你叫你爸吃饭呢，怎么还不动？这孩子怎么一点事也不懂？”

我赶紧拉拉董小利衣角：“对对，咱们先去叫叔叔吃饭，你看，我还没看见叔叔呢，叔叔忙啥呢？”

正说着，董小利爸爸从侧屋推门出来了，看到他爸爸的第一眼，我无比深切地体会到一句话，什么叫见面不如闻名。他爸爸个子很高，很瘦，董小利应该很随他爸爸吧。他爸爸穿着一件典型的60年代的中山装，很旧的蓝色，但很干净。一条灰拉吧唧的肥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棉布鞋，最显眼的是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很朴素很普通很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和我构想了几千遍的世外高人或隐居山林道骨仙风的智者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是我爸。爸爸，这是韩敏。”董小利爸爸微笑着望着我，一脸的高兴。我可算看到一个亲切的让我心里热乎乎的笑脸了，我一激动，差一点顺嘴就喊爸，幸亏及时刹住闸：“叔叔好。”我也是满脸笑意。“嗯嗯，好。你们累了吧，怎么现在才到家呀，不是一大早就出来了吗？路上不好坐车是不是？”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眼圈随即红了，原来我心里，最渴望的就是这么知冷知热的问候啊。

“叔叔，没事，坐车挺顺的。我们可能就是在路上磨蹭了一点。”

“你们肯定饿了吧？小利他妈早就给你们做好饭了，赶快吃吧。”



菜都凉了吧，我去热热。你们别傻站着了，赶快坐下吃。看看合不合胃口？”他爸一边说，一边贴过手背去感触盘子的温度，看菜还热不热。

“等着你？等着你干这点事，人全得饿死。”董小利妈妈一边盛汤，一边斜着眼望小利爸爸，“我都热过了，快吃吧。”

“我们先去洗个手。爸妈，你们快安排着吃饭吧。你们先吃，别等我们。”董小利拉着我进了厨房。原来，洗漱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厨房里弥漫着热腾腾的蒸汽，乍一进去，就见一片雾蒙蒙的景象，什么也看不清。等我定了定神，才大概看清屋里的样子，一个很大很大的灶台，一个比微波炉大十倍的锅，一个大水缸，还有一个掉了漆的铁盆。

董小利用大瓢（葫芦切开做成的瓢）舀出一勺水，倒在铁盆里。“呀！真凉。老公，太凉了，扎手！”那水真是刺骨的凉，我立马缩回手，皱着鼻子冲他撒娇。董小利伸手在盆里划拉了一下，吸溜了一声：“哇塞，怎么这么凉。妈？妈？”他冲客厅屋里喊。

“什么事？”他妈妈推门进来，急切地问，“怎么了，大呼小叫的？”

“咱家烧热水了吗？这水太凉了，扎手。”

董小利妈妈望了我一眼：“烧了，洗个手怎么这么多事！”说完，不知道从哪儿拎过来一个暖壶，一下子蹶到地上：“我天天用凉水洗手，也没觉得扎手，就你娇气！毛病！”说完，气呼呼地摔门出去了。

就听见她和小利爸爸说：“洗个手，还非得用热水，有这么娇气的吗？”

我听见小利爸爸低声说：“行了，行了，说什么呢，快收拾着吃饭吧。”

等大家都围坐在桌子旁后，小利爸爸热情地招呼我：“小敏，你看看，喜欢吃什么，这是你阿姨专门给你做的。”

“听说你要来，我忙了一下午呢，快吃吧，要不一会儿就凉了。别认生，这可是到自己家了，我可不喜欢忸怩的人啊。大大方方的，喜欢吃什么告诉我，我下回接着给你做。”小利妈妈笑着望我，这是我自进门以来，看到的她的第一个笑容，心里一下子莫名地踏实了许多。

“呵呵，阿姨，叔叔，我到哪儿都不认生，何况进了自己家呢。从进这个门开始，我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哪，小利你说是吧？”我微笑着望向董小利，并为自己能合适得体地说出这一语双关的话暗自得意了几分。

“那就好，我就喜欢这样的。跟我对脾气。”小利妈妈说着，夹起一个鸡腿，我赶紧端起碗，却发现这个鸡腿落到了董小利碗里。幸亏我只是端了起来，没有凑过去，要不就丢死人了。

我怎么这么爱自作多情哪，以为人人都像我妈，客人去了，先张罗着给人家夹菜盛饭啊？小利转头把鸡腿夹给我：“小敏，你吃。多吃点，我妈炖的鸡肉可好吃了。”

“人家没长手吗？不用你给她，这还用张罗，想吃什么就自个儿夹呗。”小利妈妈狠狠地剐了她儿子一眼。

我端着碗很尴尬，赶紧把鸡腿又夹回到小利碗里，闷声说：“我不喜欢吃，你吃吧。”

“你看看，人家都不喜欢吃，你上赶着什么劲儿。”小利妈妈这话让我听起来可别扭了。“人家城里的孩子天天大鱼大肉的吃惯了，哪像咱们！还有，现在的女孩啊，都流行吃素菜，又健康又减肥，是吧，小敏？”

“哦。”我低着头哼着，心里却一个劲儿犯嘀咕，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合适或说得不合适了，怎么感觉越来越不对呢？他妈妈不会对我有什么意见吧？按说不应该啊，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还那么热情呢。



“小敏，”他妈妈唤回了神游天外的我，“你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肉吧？”

“嗯？”我愣了一下，随后笑眯眯地望着小利妈，“还成吧，不怎么喜欢吃鸡腿，比较喜欢吃鸡翅，呵呵。”

董小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个鸡翅夹到了我碗里。他妈妈把饭碗往桌上一蹶，瞪着他说：“吃饭就好好吃饭，在菜盘子里瞎翻腾什么？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么多毛病？你爸爸也爱吃鸡翅，你从小就知道吧，你怎么不知道给你爸爸夹一个呢？！养你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

这话听起来让人格外的不舒服，怎么个意思？是批评你儿子呢，还是看我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不顺眼呢？再说了，我也没得罪您的地方啊？听别的姐妹说，凤凰男要是能把大城市的漂亮能干的女孩领回家，人家当婆婆的恨不得拿块板供起来。我这倒好，这算哪出啊？

我心里别扭得要命，端着碗的手竟轻轻地抖动起来，董小利嘻嘻笑着说：“好，我这就给老爸夹一个。妈，我再给你夹一个你最爱吃的腊肉。”董小利赔着笑，给他爸妈的碗里夹了一圈菜，这才坐稳当了，端起饭碗吃饭。

一晚上，小利妈妈不断给她儿子夹这夹那，董小利的碗里一直冒着尖。当然了，小利妈妈也没忘了我，口头上不断和我说着，别认生，喜欢什么赶紧扒拉着吃。小利和他爸爸倒是给我夹了点菜，我一下子变得拘谨起来，每次他们夹过菜来，我都赶紧说：“行了，够了，我自己来，我自己来。”除了挨着我最近的那盘炒土豆和炒酸菜被我象征性地夹了几筷子，离我远的，我可不好意思伸着胳膊够着吃。

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煮了两袋方便面，放了三个荷包蛋，从大



清早起床开始，我就不断盘算着拜见公婆的事，没多大胃口吃饭。鸡蛋都被董小利吃了，我汤汤水水地垫补了一点，我们就急急忙忙地跑去西直门客车站坐车了。

颠簸了一天，我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刚才进门看到满桌子丰盛的饭菜，我眨着眼睛直咽口水。可现在端着饭碗，却感觉肚子里胀胀的，一点儿胃口都没有。

小利见我傻乎乎地端着个碗只顾扒拉米饭，就挤眉弄眼地开玩笑说：“咦？我的无敌老婆大人这是怎么了？不是你的风格啊！怎么，丑媳妇怕见公婆还怕成这样？行了，别装淑女了，快点拿出你一贯雷厉风行的气魄，风卷残云这些好吃的吧。告诉你啊，你要是老这么忸怩着不吃，晚上饿了，可没零食给你候着！而且，也没微波炉，你只能吃凉的啊！”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没心没肺地咧着嘴冲我傻笑，顺手把靠他妈妈近的一盘蒜薹炒肉端到我跟前：“快，这是你最爱吃的，我妈炒的这菜，可比你弄得好吃多了。快吃！”

我抬眼看了看他妈妈，正迎上她瞟过来的一个不屑的眼神。他妈妈一边夹菜，一边阴阳怪气地说：“我做饭这两下子，不是吹，一般人就是比不上。我们家这仨孩子，吃惯了我做的饭，到外面吃什么都没滋味。看看小利瘦的，皮包骨头样儿，在外面没人疼没人管的……”

董小利和我同居两年了，平时只要有点时间，我几乎全泡在厨房里，琢磨着给他做吃做喝。人家都说，拴住男人的心就要首先拴住男人的胃。我还特意去买了两本菜谱，很认真地研究怎么让他每天吃点新鲜的东西。还有，北京台几个教做饭的节目，我基本上是期期不落，让家里的饭桌上总是保持花样翻新的特色。这两年，我厨艺突飞猛进，朋友们都说，就我现在这水平，足够去一家一般的